



●小说中的衣食住行

被困住的爱尔兰式人生

谷立立

一谈论生活,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若是站在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家庭,不管幸福与否,其本质都是相似的。终其一生,特雷弗的目光从未远离这个位于地图边缘的小岛。他的笔下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神情抑郁,精疲力竭,生在偏远海岛人迹罕至的小镇上,极少有机会见证外面世界的繁华,只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待在原地,面对日渐萧条的风景,守着摇摇欲坠的老房子,过着与父辈极为相似的日子。

以流行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生应该是“不幸”的。但特雷弗偏偏要绕过所有常识性的定论,将它直接命名为“被困住的人生”。于是就有了短篇小说集《被困住的人》。这是他一生写作的精髓,共收录短篇故事73则,就像73座被腥咸海风不断侵蚀、掏空的老宅子,隐隐指向73种孤寂的人生范本。没有人知道它们最初的模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翻开书走进,那些浸润着浓浓旧日时光的爱尔兰故事,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遥远的过去》里有这样一座老房子。它修建于18世纪英王乔治二世统治时期,就像一座纪念碑,从头到脚刻满了米德尔顿家族曾经有过的辉煌。时过境迁,如今的它渐渐变得衰败。房子的屋顶逐渐无法遮风挡雨,

排水槽被锈蚀,路旁两条宽宽的沟渠里长满了杂草。”房子的主人是米德尔顿兄妹。尽管早已年过六旬,他们仍然愿意离群索居,在远离小镇的老宅子里“甘心过着这种一年比一年不舒服的生活”。他们把旧的油漆罐子和花盆托放在屋顶漏水处的下方,又坐在曾经雅致的餐室里,费力地嚼着盘子里几片薄薄的猪排。“餐室在某些方面仍然很雅致,只是家具因缺乏抛光而变得干燥、暗淡,墙纸也因年深日久而失去光泽。”

同样的房子出现在《中年相聚》里。直到人到中年,米里森先生才知道他的曾祖父生前曾经以超长的租期租下了一座宅子。彼时,它“小而实用,是联排房中的一座,比较独特,很容易找到”。而到了百年后的今天,米里森先生却无心继续住在这座房子里——谁都知道拥有一座老房子是一件多么烦心的事儿。不仅要时时关注屋顶是否漏水,留意外墙涂料有没有开裂,更要考虑犄角旮旯的防潮问题。唯一令人高兴的是房子外面的花园。花园里栽满碧冬茄、墨西哥矮葵、石竹、圣诞玫瑰。假山是米里森先生的母亲亲手建成的。彼时,他还很年幼。他的舅舅开车从海边运来一车石头,完成了对花园的修缮。

不幸的是,所有的房子和花园还是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全新建造的公寓。米里森先生知道这一切

都与他无关。他人到中年,没有结婚,无儿无女。至于长达90年的租约,则更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神奇的传说。他很清楚,有朝一日当他告别人世,他不会留下太多东西。他的房间只会有“一堆只有情感价值的无用的废物”:装饰品和蕨类植物、复制的绘画、他收集的一套鸟蛋。它们来自他遥远的童年时光。没有人会在意它们的存在,就像没有人会正视弥漫在整个小镇空气中的孤独。

或许这就是爱尔兰小镇生活最寻常的一幕。尽管有着“被困住的人生”,但这里的居民从来不会感觉到太多的拘束与不自由。数百年来,相似的人生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传递,早已成为一种无法轻易撼动的生活传统,就像小镇上那些破旧的老房子。人们当然可以将房子全部拆除,但却无法改变几代人共有的生活模式。尽管他们也很清楚,在当下这个快速向前的时代里,独自留在偏远的山区老家,就等于拒绝了外面那个更为广阔、更加精彩的世界。但他们并不后悔,只是默默地抓住过去的日子不放手。而特雷弗呢,虽然他以他标志性的不动声色戳破了有关小镇生活的诸多假象,但他似乎更愿意留在这片孤独的土地上,持续不断地记录、守护着他的爱尔兰。毕竟存在即合理,不管是孤独,还是衰败,只要曾经存在过,就不应该被遗忘。

学说话

韩铁铮

同样一句话说出来,有的让人听了别扭,有的让人听了舒服。什么话不该说、对什么人不该说……是需要一辈子学习的事。有两件小事让我对此深有体会。

上世纪70年代,我开始给报刊投稿,但屡战屡败,经常收到报刊的退稿信。当时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在办公室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教地理的女老师。有一天下午,我去办公室备课,这位女老师见我进来,从抽屉里拿出两封厚厚的信件,“啪”的一声丢到我的办公桌上,大声说:“韩老师,这回你名利双收了!”我一看,寄信地址处是“天津日报社”几个红字,知道又是不久前我投给专刊退回来的稿子,我的脸刷地红了,慌忙把信装进了抽屉。

我的一位学生当了县长,有一年教师节聚餐,他来助兴。他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敬酒,我说:“你现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他举杯对我说:“韩老师,您过去是我老师,现在是我老师,将来永远是我老师。”我听了很受用。

我觉得,任何场合都要好好学习怎么把话说好。

“爆米花大脑”是一个通俗的心理概念,名称取自爆米花爆开的意象,形容大脑在高频碎片化信息的持续刺激下,注意力像爆开的玉

米粒一样四散游离,很难支撑人长时间聚焦在单一事物上。

现实生活里,人们长期刷短视频、频繁切换应用软件、被大量消息弹窗轮番轰炸,大脑会慢慢适应短周期的即时反馈模式,进而对低刺激、慢节奏

●网络新词语

爆米花大脑

王锦辉

的活动失去耐受度。它的常见表现包括:没法集中注意力读完一篇长文本,没法以常规倍速看完一段完整视频,无法忍受发呆独处,做事时容易分心跳转,平淡的日常活动很难带来愉悦感,明明没有体力消耗,大脑却始终处于疲惫状态。这个概念经媒体传播后在网络广泛流行,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日常的用脑卫生问题。

该如何看待?器物本是为人所用,高压锅无论归谁,终究用来蒸煮饮食。物件遗失,也可看作变相布施,如同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这份财物给到他人使用,亦是善行。物件得失本是无常,得到时欢喜过度,沉溺其中,会生出贪执;丢失后耿耿于怀、寝食难安,同样是内心被外物牵绊,造成精神内耗。

人心好比家中客厅,垃圾杂物会扰乱心神,金玉珍宝堆满其中,同样挤占内心空间。好环境遇、得失悲欢,都如穿堂之风,来了便来,过了便去,不

说空

张建云

这也对应王阳明《传习录·黄以方录·第23节》:“先生尝语学者曰: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尘沙。些子能得几多?满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开不得了。”

落实到家风教育,这份心性修养尤为重要。我们教孩子,不只是教学识本领,更要修一颗不被外物牵绊的心。要让孩子懂得,得失皆是寻常,不会因为得到好物而骄纵,不会因为失去物件而怨怼。不执着于物质的占有,也不迷信道理的空谈,遇事先观照自己的内心,不被贪念、执念困住。遇事拿得起、放得下,守住内心的澄澈通透,便是最好的家风传承。

“无可无不可”

这五个字,初听似是无主见的随波逐流,它语出《论语·微子》,是孔子在评价古代隐士时所言:“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原意是处世不拘泥于死规矩,以符合道义为准则,灵活权变。然而,将这五个字从儒家庙堂移入乱世江湖,真正将其演绎到极致的,却是汉高祖刘邦。

东汉初年,军阀隗嚣与名将马援曾有一场著名的夜谈。隗嚣问马援,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相比如何?马援答道:“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这段对话,不仅道出了两位君主的性格分野,更揭示了“无可无不可”的内核。

刘秀“动如节度”,行事严谨合规;而刘邦的“无可无不可”,可能并非世人以为的没有底线的流氓行径,实则是乱世中打破僵局的降维打击。他不被身份、情绪甚至世俗伦理所绑架,只以“大局”为唯一准绳。

面对儒生,他曾粗俗地往人帽子里撒尿,可一旦对方能献策定天下,他立刻洗脚更衣,奉为上宾;面对项羽要烹杀其父的威胁,他能面不改色地回敬一句“分我一杯羹”;面对韩信索要“假齐王”的逼迫,他能在暴怒的瞬间强行压下情绪,顺水推舟领会张良的示意,封其为真齐王。在刘邦的字典里,没有什么绝对是绝对“可”或“不可”的,似乎一切都可以作为筹码随时舍弃。

这种“无可无不可”,本质上是一种实用主义与处事通透。他不预设道德高地,也不陷入情绪内耗,如同水一般无形,却能穿透一切坚硬的阻碍。刘秀的“好吏事”,是在既定规则内做到极致;而刘邦的“无可无不可”,是在礼崩乐坏的废墟上,以无法为有法,重新定义规则。

所谓“无可无不可”,绝非平庸者的随波逐流,而是强者在洞悉世事规律后的游刃有余。不被标签定义,不被情绪影响,保持一份不被裹挟的清醒,这或许才是这五个字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启示。



滞留于心,便是心境的空。

该如何看待?器物本是为人所用,高压锅无论归谁,终究用来蒸煮饮食。物件遗失,也可看作变相布施,如同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这份财物给到他人使用,亦是善行。物件得失本是无常,得到时欢喜过度,沉溺其中,会生出贪执;丢失后耿耿于怀、寝食难安,同样是内心被外物牵绊,造成精神内耗。

落实到家风教育,这份心性修养尤为重要。我们教孩子,不只是教学识本领,更要修一颗不被外物牵绊的心。要让孩子懂得,得失皆是寻常,不会因为得到好物而骄纵,不会因为失去物件而怨怼。不执着于物质的占有,也不迷信道理的空谈,遇事先观照自己的内心,不被贪念、执念困住。遇事拿得起、放得下,守住内心的澄澈通透,便是最好的家风传承。

无可无不可

三希堂